

世相

大地春播

□ 李晓

时令进入三月，一张卫星拍摄的中国大地图上，从南到北，涌动着层层绿浪。从太空俯瞰这个如雄鸡姿态的国土地形，在三月天光云影下如泛着绿光的辽阔稻田。

三月里有两个农历节气，惊蛰和春分，其实都和庄重的农事有关。惊蛰，春雷声中冬眠的动物醒来了，昆虫们在草丛间欢快蹦达，春分是冬春季节的分水岭。两个雨水、阳光、植物交融的节气，也是关于春耕春播的温情提醒。

前几天回乡，看见我的乡下表叔正吆喝着水牛在田里翻耕，他卷着裤腿，将犁犁扎入青苔覆盖的泥土深处，浑黄的泥浆水淹没了膝盖处。今春的雨水早早地囤积在稻田里，把泥土浸泡得松软。

表叔停下来，点燃一支烟跟我闲聊，那头老水牛歪过头来望了我一眼，眼神呆萌温良，如一个盼你回家的老祖宗反复打量你。表叔种了半亩地的紫花苜蓿草，作为牛的草食，那草四季疯长，如青青麦苗，叶间常年开着猩红的小花，据说牛吃了这种草食后，劲头特大。那头水牛，与表叔的性格似乎也相通。表叔今年夏天就满73岁了，一直在乡下耕种，性格固执倔犟，坚决不跟表弟到城里居住，坚信靠在自己土里翻滚能求食饱腹，与表婶在乡下守着老屋与土地过日子。这些年每年稻子成熟以后，表叔就把新米带到城里我家来，我尤喜欢喝那浓酤白稠的米汤，感觉有大地万物浸透后的沉香。

这些年，我那昨日乡土上的农人后代们，川流不息地来到城里生活，尔后他们在乡下佝偻老去的上辈亲人，也跟随着儿女们来到城里度过晚年。我似乎长着一双鹰眼，能够一眼识别出城里老人与乡下老人的不同。比如乡下来的梁老汉，他在城里马路上走路的姿势，身子总有些歪斜前倾。歪斜，这是他侧着身子一层一层拨开，小心翼翼地进入高粱地玉米林稻田苗田里养成的习惯；前倾，这是他大半辈子在土地面前始终保持一种匍匐的姿势养成的。我甚至怀疑，像梁老汉这样的农人，他们的骨骼形状，由于与土地的长年厮守，已经由此发生了改变。在人流拥挤的城市里，我看见这些庄稼人保持这样一种谦恭的姿势，摇晃的身子如在大风中吹拂，谦卑地给人让路，满满地却是热诚善良。

我离开乡土已经30多年，骨子里还保留着农人的某些气息姿态。有小小的自卑，用诚恳与温暖试探着拥抱却总担心遇到欺骗与寒流，偶尔也固执与冲动，但在理性现实面前很快败下阵来，陷入一地鸡毛的狼藉。我与乡土建立的联系，其实也是一个人的春播秋收。当我排列文字的方阵，我是不是和表叔一样，挑出一个个结实的、带着袅袅地气的文字播种？这或许是我一个人寂寞的春播，冷落的秋收，因为我灵魂的稻田，它其实是处于一个永远僻静角落的。但我喜欢这样的稻田。

在今年初春疫情汹涌的日子里，驱车在林立高楼下的空旷大街，恍然进入了一条幽深的峡谷，静谧的城市陡然让我疑心是不是真实的生活。而今，疫情如雾渐渐散开，大街小巷的店铺里，从一个奶瓶到酱油和螺丝帽，几乎供养和贯穿了我们一生的生活。这些给我们提供着生活物资的人，其实也是在大地上勤奋的春播者。

每个人的一生，莫不如此，春播秋收，岁岁年年。大地春播，打动我们心灵最柔软的部分，它是一生的阳光照耀。



旧事

16岁那年，我刚辍学不久，被乡里征调，随县教育局一批民办教师去山区支教。我的任务是给支教的老师挑行李和学生课本。乡长说这回征调的挑夫，驻山区时间长，不能拖家带口；夏秋农忙，教师们要回家收庄稼，挑夫守校，还得再去县上挑一回新课本。父亲对我辍学的事有些内疚，他说：“咱家地少，我忙得过来，你安心去，当是又读一年书。”

支教的梅老师是邻村的，我分配去给她挑行李和课本。我俩去的西山小学是县里最偏僻的一所学校。西山民风淳朴，乡民待人热情。梅老师在这里教了半年的书，认识的农民见了她，都热情和她打招呼。每天放学后，男老师们回了乡村里的家，梅老师则被安排住一个大婶家里。只有我一个十六岁的少年，独自守在这所陈旧简陋的乡村小学。

看着学生走后空荡荡的大院子，遥望三面包围的高山，我突然间感觉自己被抛弃在一个无人的旷野中。白天还好，最怕太阳落山以后。漫漫长夜，孤枕难眠，听山间林涛阵阵，有时似万马奔腾，有时如鬼哭狼嚎。也有风清月朗时候，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。但若逢大雨，夜里最是惜惶，雨水顺着屋顶的橡缝隙滴答下来，落在土炕上。我不得不起来，

闲话

一楼的大伯喜欢养鸽子，临窗搭建了两层彩钢板鸽子笼。顽皮的小孩们经常来他家窗外招惹这些文静的鸟儿。大伯很宽容，通常不会训斥小孩，但唯独不许他们辱骂鸽子，更不准说哪只鸽子难看。他说，鸽子自尊心很强，且通人性，如果主人贬低它说它丑，它会伤心地飞走。大妈附和道：“人有人言，鸟有鸟语，鸽子有颗爱俊的心！”还说，以前曾有一只灰鸽，她只无意说了句它“眼角怎么长了些难看的疙瘩”，结果真的一去未回。

啧啧，动物的自恋自尊何其奇妙！想起奶奶曾养过一只母羊，它吃草，住草棚，百般粗陋不嫌，但每每下雨，草棚里布满泥泞时，那只羊就会不辞辛劳地四只脚收拢，顽强地站立在一块只有巴掌大的石头上，跟马戏团训练过的山

美食

武汉的热干面和北京的炸酱面、四川的担担面、山西的刀削面、兰州的拉面合称为中国五大面食。今年年初，武汉的热干面成功申请了第四批国家级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，让其飘香海外。

清朝《汉口竹枝词》中写道：“三天过早异平常，一顿狼餐饭可忘。切面豆丝干线粉，鱼餐圆子滚鸡汤。”切面就是现在的武汉热干面，这首诗写出了武汉百姓生活的真实一面，武汉人把吃早饭称之为过早。提起武汉人过早的早点，不得不提热干面了。

地处长江之滨的武汉，自古是长江重要商埠，滔滔长江水把武汉人养成了豪爽仗义、粗犷细腻的性格。同时，武汉人的精明也是世人皆知的。就说这热干面吧，最早一位姓蔡的乡下人到武汉城里找生活，转悠了几天活儿难找，于是把随身携带的夫人细软变卖了，置办了一副担子，走街串巷卖早点小吃。刚开始，

窑洞读书

□ 赵利辉

端盆端碗接漏，坐等天明。山区隆冬，风雪更为猛烈。每当大雪围堵了这所山村学校，我独自面对昏黄的煤油灯，听着窗外的西北风打着呼哨，掠过荒野和山巅，欲哭无泪。

一天，梅老师和一个男老师来看望我，还带给我几个烤红薯。男老师姓王，他笑咪咪地对我说：“听梅老师说你读过《杨家将》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以后就不寂寞啦。”随后他郑重其事地交给我一把钥匙。原来学校的后院有个窑洞，藏有几百本旧书。据说，这些书籍是过去一位老先生的藏书，后来充了公。因这里山高路远，不易运出，县里就让原处封存。王老师是图书馆的保管员，他悄悄叮嘱我，窑洞里住着暖和，这事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。

深夜，我悄悄打开了这间尘封多年的图书馆。如同阿里巴巴，突然知道了芝麻开门的秘诀，进入到四十大盗的藏宝窟。燃起煤油灯，看见满架的中外名著，我满怀惊喜，几乎手足无措。急忙抱了床棉被褥关起门来，像一头进入冬眠期的狗熊，再也不肯出窝了。

从此，漫长的夜晚，我不再孤单难熬。寂寞时，就点起煤油灯开始读书。在文学大师们构建的精神世界里，我随他们笔下的人物共命运，时而喜悦，时而

俊俏的心

□ 张叶

羊踩球一模一样，只为保持皮毛的干爽洁净！我才恍悟为何马戏团会让山羊表演走钢丝，原来它有这样的天赋。而奶奶却说，“这羊爱干净，别看它是牲灵，却有一颗俊俏的心。”而人们总是会对爱干净、爱自己的动物多一分怜爱，会为它们打扫干净，铺上干净的窝。仔细观察，很多小动物都有打扮自己的爱好：小兔会“洗耳朵”，孔雀会开屏，鸳鸯会望着自己的影子出神……说来它们都有一颗“俊俏的心”。

俊俏的心——这词眼儿多好啊，小至鸟兽花木，大至人间万物，向美而生，以俊为姿。家乡人多爱用“俊”来形容动物，比如“深山出俊鸟”，“你看那只鸟多俊！”俊俏的鸟儿都自带一股喜气，溢出对人间满满的热情。

过早来碗热干面

□ 江初昕

挑到江边码头上叫卖，脚夫苦力食量大，但生意平平，赚头不多。他就琢磨，穷人吃饱，富人吃好。他就在味道上下工夫，把带水湿面改成热拌面，并在调料上琢磨一番。

面条也加以改进，在面粉里添加少许食用碱，这样，做出来的面条不但更韧性，而且色泽变得黄橙橙的，吃起来还带有食用碱的香味。调料也用芝麻酱、萝卜干和刚捞出的面条拌匀，闻到了便有了食欲。经过改进后的热干面很快得到了有钱人家的青睐。不久，他也积攒了一定的资金。精明的生意人在茶馆戏楼边觅得一家店面，同样以热干面向市民销售。几年后，生意红火，因店门前有两棵葱郁的大树，故而取名“蔡林记”，喻意蔡家生意兴隆。正如他们夫妇所期盼的那样，“蔡林记”热干面因面好、味正，吃法独特而声名大噪。

热干面是武汉人过早的首选小吃。

悲伤。当黑暗一次次笼罩村庄，我学会了独处。乡村的安谧，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温暖和力量，给我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未来，去顿悟人生。在窑洞图书馆，我第一次读到卢梭《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》：“天越来越黑了，我看到了天空，几颗星星以及一小片花草。这一刹那真是甜蜜，我只是通过这一感觉才感到自己的存在。我就是在这一刹那复活过来的，我仿佛觉得我所见到的一切，都是我那微弱的生命的存在。在那一瞬间我全神贯注，别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”卢梭曾经和我一样这么孤独吗？我第一次读到罗伯特·勃莱的诗句：“贫穷而听着风声，也是好的。”他曾经和我一样这么贫穷吗？我的眼泪落在书本上。

一年的支教很快就要结束，我去梅老师的住处给她打行李，梅老师却告诉我，她不走了。她已然决定和王老师一起留下来，一辈子守在这山沟里教书。临别，梅老师送给我两捆书，嘱咐我挑回家去好好读。王老师则一直送我过了乱坟岗，才放心回转去。身后传来他粗犷的歌声：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，莫回头。莫回呀头，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……”这曲子大概是梅老师回家收秋那次，王老师唱给她壮胆的吧。

人也是一样，拥有一颗爱俊的心便是没有放弃向上的乐观。春节至今，因为新冠肺炎，所有的人都戴着口罩度日，外出都是“陌生人”，几乎繁琐的化妆可以省了，但出门后却发现，那些衣着整洁的女性，口罩上面，两道眉毛还是画得细致有神，皮鞋依旧光可鉴人——无论灾难怎么肆虐，我们还是保持一贯的精致体面，口罩掩盖不了的，是内心爱美的日常。

时日平淡是常态，一“俊”从心起却骤然生动。穿一件新衣，别一枚新簪，俊俊地出门，笑在眉宇，满怀临花照水的喜意；或者只是窗内独坐，天地飘雪，手边有书，不意间瞥见镜子里的自己，嘴角莞尔，给自己一个俊俊的笑容，瞬间满心生香。

“俊”就是那枝头的春蕾吧，只消轻风丝雨，便灿烂绽放，照亮晦暗的岁月。

面条事先煮熟，拌油摊晾，吃时再放在沸水里烫热。顾客进店后，只见店家抓起一把凉干的面条，放入滚烫的开水中焯一下就捞出，沥干水分后，加上调料。光案板上的调料就有十几种，有萝卜干、酸豆角、芝麻酱、红油辣椒、葱花、香荳等作料，红绿相间，看着就非常的诱人，忍不住咽口水。食客拿到手里后，用筷子拌匀，弄得热气腾腾，香气四溢。拌匀后的热干面黄而油润，香而鲜美。吃在嘴中，晶莹剔透，且富有弹性，细细咀嚼后，一股浓郁的香味漫于舌尖。

来过武汉的外地人，他们再次想起武汉，多半是因为想起了武汉的热干面。热干面对武汉人或者在武汉采过一段时间的朋友来说，不再仅是一种小吃，而是一种情怀，未食而乡情浓浓，食之则香气喷喷。就是路过的行人闻到热干面喷香的味道，也忍不住进店要上一碗大快朵颐起来。